

# 吹面不寒杨柳风 来了

宋维远

今年恰逢“雨浇春”(雨水节气与春节同一天),春风来得特别早。浙浙沥沥的杏花雨催绽“绿柳才黄半未匀”新芽。3月12日植树节,就是“九九”的最后一天。记得笔者拙文曾借本报一角告诉亲友:古人在严冬时用“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个字八十一画,一天一画地描,等待着春风。眼前,这九个字也描完了,率先迎接艳阳天的“吹面不寒杨柳风”,终于被我们盼来了!南宋诗僧志南的《绝句》:“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就是窗前春景。杨柳风吹走了寒意,短篷(小舟)、杖藜扶着老人们;轻车、歌声带着童稚们;成群走出高楼、庭院,迈向户外,拥抱大自然,尽情享受美好春光!此时不禁叫人想起《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那段曾子对沐浴杨柳风的生动描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成人)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洗面、洗手)乎沂(水在孔子家乡曲阜),风乎舞雩(音鱼 祭坛),咏(诵诗唱歌)而归。”并且把沐浴春风,赏春踏青看做是自己人生的志趣。因而,博得他的老师孔夫子的点赞。人的一辈子,有紧张的奋斗,有艰难的拼搏,也应有欢快的轻松,有怡愉的休闲,有全身心地融入大自然的享受。

春,是一年中最美的好时光,春光属于富有青春活力的青年、儿



童,也属于扶杖的垂暮老者。在春光里,老少青壮们一起手牵手,尤其是老人,忘记自己身份证的年龄,大家一起找回童年的梦,趁着“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重拾“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的童真。

春光的色调,好像只有红和绿两种颜料。红的是“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红,品种、色彩多种多样,令人目不暇接。绿呢?有“草色遥看近却无”初春的绿,有“东风吹水绿参差”仲春的绿,更有“万条垂下绿丝绦”和“春来江水绿如兰”立体的绿,这是多么诱人的绿啊!

春风,被人们喻为杨柳风,这种比喻最恰当不过。中国人说话、抒情,喜欢含蓄,善于借谐音的字婉转地来表达心中的弦外音、话外话。杨柳的“柳”,与“留”谐音。留字道出人们多少奔放的感情:留住春光,留住团圆,留住乡愁,留住爱情……相传为李白写的《忆秦娥》的词中,有“秦楼月,年年柳色,灞

陵(唐代长安的车站、埠头)伤别”的句子,写出唐人送别朋友爱侣时,总是折下一枝柳条送给离人。此举深寓着:“留下来吧,亲爱的(恋人、赤子、好友)”的深切而浓烈的潜台词,比外国人的“拜拜”似乎含蓄、深刻得多了。李叔同的“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的句子,描述惜别心情,还有什么贴心的话比它更动情呢?《西厢记·长亭送别》这出戏中,莺莺在十里长亭送别张生赴考,心中几多担心,几多眷恋?她唱:“柳丝长玉骢(张生骑着要分别的马)难系(留住)!”柳丝那么长,也留不住您啊!

“一年之计在于春”,但刻板的老天爷总不肯替人们的惜春情怀多想,总不肯让春光在人间多待一分钟。那么,我们就要用智慧、科学的柳丝把春光坐的玉骢马留在心中。愿每个人,每一天都怀着青春奋发心情,努力、充分地用好每一分钟的大好时光!

看,亭前垂柳,永远是那么绿!

# 《平凡的世界》不平凡

金春妙

最近,改编自路遥经典作品《平凡的世界》电视剧热播,凭借精良制作,扎实叙事,人气演员、励志情怀和陕北风情获得极高的关注度和话题讨论量,勾起回忆一片。一师范同学在微信上感慨:20年前躲在被窝里看路遥《平凡的世界》的时光又回来了。

《平凡的世界》属于很多人的记忆。大概是1995年吧,班级里突然掀起《平凡的世界》热,几乎人手一套,白天黑夜地读,完全沉迷其中。书中主人公扎根黄土地,蕴含正能量,引无数人认可和点赞。在芸芸众生中,很多人如孙少平励志奋斗,但最终走不出命运的漩涡,被卷回原处。此前,让我沉迷的似乎只有《红楼梦》。《平凡的世界》的出现打破了我作为乖学生的形象,课堂上偷读此书如痴如醉,好几次老师突击提问到我,都是一副茫然神态:“啊?”走火入魔如此,可见这部书魔力之大。

17岁的我读过路遥所有作品,对于他的作品喜爱和痴迷程度,简直到了无以复加地步。《人生》、《早晨从中午开始》等,每读一回,都像享受一顿精神盛宴,脸红扑扑的,精神时而亢奋,时而忧郁,赏书中人物励志,叹路遥英年早逝,悲世事无常。

路遥耐得寂寞和艰辛,十年磨一剑。《平凡的世界》,他花了3年时间准备,写了6年时间。当他计划写出一部史诗般百万长篇巨著时,他选择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起步,他不想留下像曹雪芹半部《红楼梦》的遗憾,30多岁开笔巨著,正是身体最好时节,可以抵挡写作带来的巨大能量消耗和身体磨损。《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来时,文学界反响平平,与上世纪80年代各种先锋文学相比,他的现实主义写作甚至被认为不入流,OUT了。短暂低迷后,路遥坚持创作第二部。第二部初稿完成时,他累得吐血了。简单治疗,来不及休息,他又投入第三部写作中去。这时,因为机缘巧合,他的小说被录制成广播稿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立刻引起轰动,粉丝超过3亿人,这在作品还未完成状况下就在中央广播电台出广播剧是史上绝无仅有的。

如果说《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恢弘叙事诗,那么《早晨从中午开始》则是这部叙事诗的花絮。路遥在这6万字创作随笔中详细记录自己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全过程。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作品中的人物。比如,电视剧一开场描述孙少平姐夫王满银因为在那个年代贩卖老鼠药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抓去劳改。此情节来源于生活,路遥刚开始创作此书第一部时,传来父亲因砍了村里的一棵树被拉去劳教,而村里其他砍树村民都没事,显然受到不公平对待。这件事触动了他,书的开头就有了王满银这个形象,是父亲的突发事件给了他灵感,帮助了他。

电视剧中田润叶父亲田福堂在公社窑洞只闻香烟不抽烟也是来源于路遥自身经历。路遥吐血后,医生要他戒烟,长期写作造成对香烟的深度依赖,实在受不了了,他就抽出一根,放在鼻子底下使劲地闻。看电视剧,其实是如我这般粉丝对路遥的追忆和致敬。

在广播剧出来后,央视曾播出过14集《平凡的世界》,反响不错,可惜我没看见过。现在新拍《平凡的世界》,感觉很不错,比起偶像剧《何以琛萧默》深刻得多。久不追剧的我在《平凡的世界》里,也算重走青春。

可以说路遥《平凡的世界》是被读者推上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路遥应该是无愧的,他终于在有生之年完成百万巨著。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肝腹水恶化停止呼吸,永远停在42岁的生命刻度上。虽然生命短暂,但一部《人生》,一部《平凡的世界》,为他的一生画上一个完整句号。他的生命延续在他创造的文学世界里,这就是一种长寿和不朽。他的人生价值也就有了最灿烂的生命收获和回报。

# 去家访吧

张秀玲

我班学生大部分来自偏僻山区,他们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几次大型家长会,有的家长请假,总说脱不了身,平时跟我也只是偶尔电话联系。

他们背后到底是怎样一个家庭?家境又是如何?作为班主任,仅了解他们在校内的学习状态是不够的,更好奇他们在家里的表现以及家庭情况。

在家访日益式微时,我决定做一次近距离家访。有的家长基本是过年才回家,3年来,我选择寒假家访。

正因为这几趟家访,让我对家访有了种久违的亲切感,也有了别样的收获。

一位女生,一以贯之以笑意盈盈灿烂于我面前,平时缴费似乎也较痛快。家访时我却大吃一惊,其家庭情况如此复杂和窘迫。而她叙述家庭情况时又是如此平静;一位男生,家是四层楼新房,门面是金黄色四扇防盗门,进去一看却四壁徒空。据了解,平时他还得承担家里农活重任。作为班干部,教室里的他却以干练作风和爽朗友善,给同学传达正能量。我曾多少次猜想,这些学生家境虽不富裕但总还是凑合的,在家中也是养尊处优的,没想到不仅兄弟姐妹多,家境又如此拮据,更想不到他们是如此坚强和自立。

还有一位学生,导航都找不到那个村庄,后来根据家长步步

提示,驱车近两个小时,山回路转,才找到坐落于偏远山区的破旧二层水泥房子。当我到达时,他们全家包括他奶奶都在路边翘首等候,且早已拿出家里最珍贵的土特产烧了一桌菜留我吃午饭。最后,家长说了一句,想不到老师真会到山旮旯里家访。这不加雕饰的表达,是那么自然和由衷;这发自内心的淳朴感谢,唤醒了为师迟钝的崇高感。

可以说,3年来断断续续的零距离家访,让我对学生了解更深入更全面。每次看到学生,不由自主想起他们家的位置和家神情。这些家访,让我重构了班主任的理念,不仅关心成绩,更多地关注他们作为人的成长,也更新了对学生的片面评定。

从教26年,像这样挨家挨户的大规模家访其实也曾有过几次,那些情节,至今记忆犹新。

刚从事工作的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乡下一所中学任教,学生来自附近农村,他们的家散落于乡村田野。每逢周末发放成绩单,便骑着自行车,后面跟着一串学生。当抄近路经过寒冬干枯的阡陌交通,我推着自行车,学生在田野顺便玩撒野。我的车上身上都是泥巴,那些跟随的学生鞋上裤子上也是泥巴点点。家长很好客,不怎么关心成绩,倒是一个劲儿说,孩子如果顽皮,只管打。殊不知,那时的孩子,习惯的教育方式就是打骂,这种方式被家长和

学生一致认可。只是我是年轻女老师,几乎没用过这种方式,他们自然也不怎么怕我。

3年后,我去苍南钱库工作。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小镇之间交通,水路尤为繁荣。学校有些名气,吸引附近小镇很多学生。每次家访,我更多的是乘坐机动小木船。水面宽广辽阔,水草丰美。船在水面摇曳,有种飘飘欲仙的轻松。或许就是家访刻骨铭心记忆,去年学生同学会,阔别20年,我竟能一一叫出学生名字,还说出他们家的大概位置,学生吃惊不已。

第三次大规模家访,是本世纪初,我从初中转到高中,或许更有挑战性,我对学生更用心。学期结束,我便骑着助动车,走街访巷。那时学生遍及莘塍塘下上望,覆盖面很广。由于家访,我对一位学生刮目相看。他曾令我很伤脑筋,到高三,还常以身体不好请假,成绩退步明显,自然我对他颇有偏见。按理,被老师常批评,比较顾忌家访。没想到他热情等候,由于家长临时有事出去,他招待我时礼数周到,最后还亲自把我送到汽车站点。如果没有那次家访,或许我可能就一直错误定位那学生。

学生年代,每次期末,老师带着一大班学生逐一家访,成群结队,热闹极了,成了村庄最亮丽的风景线。曾几何时,特别是近10多年,不知什么原因,家访渐行渐远。老师不上门家访了,有事就是电话联系,或者让家长直接来学校谈话等。

其实,家访是教育永恒的常态方式,起码,我对学生的丰厚认识,更多缘于家访。

既然如此,让我们去家访吧,让家访来一次不折不扣的回归。

